

# 洪仁玕在港與西教士之交遊

李志剛

## 一、引論

中國歷代皇朝政局之遞嬗，乃由盛而衰，由衰而亡，幾成定律。惟各朝處於衰亡之際，時有知識之士，體察時弊，倡言變法，以冀撥亂反正，革故鼎新。洪秀全於一八五一年起義金田，正號太平天國，寢至一八六四年，洪秀全病逝天京，幼天王逃亡遇害，太平天國因而覆亡，相繼歷時十四年之久。太平天國祚短促，其建立之由盛而衰，由衰而亡，其間亦有變革中興之時。緣自楊秀清、韋昌輝二王內訌，翼王石達開離京出走，致「朝中無將，國內無人」；復以湘軍淮軍之興起，內外交迫，國勢危殆。自洪仁玕於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晉見天王，授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總理天國政務。洪仁玕審度時勢，於同年撰寫「資政新篇」，並獲天國准予頒行。「資政新篇」實為太平天國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法制改革之政綱，自刊布後，對內有助團結，促進改革；對外有助改變列強對太平天國之觀感，以及各國教士之親善與支持，太平天國國勢由是得以重振。（註一）

「資政新篇」為太平天國末期重要之思想論著，較之洪秀全早期思想言論尤為廣博新穎，此實由於洪仁玕「遍遊各洋避禍」，得從西教士交游增益見聞知識有關。洪仁玕自述有謂：

現年四十三歲，廣東花縣人。自幼讀書，至二十八九歲，經考五科不售，習經史天文歷數，遍遊各洋避禍，實因我主天王庚戌金田起義，各憲嚴查，不能家居也。辛亥年遊廣西，到潯州圩，寓于古城侯

姓之家四十餘日，不能追隨我主天王，不遇而回。癸丑遊香港，授書夷牧。甲寅由上海，洋人不肯送予進南京，其上海城內紅兵不信予為天王之弟，乃在夷館學習天文歷數。是冬返回香港，仍習天文，授教夷牧。（註二）

洪氏所謂「遍遊各洋避禍」，「各洋」實指香港、上海兩地而言。自洪秀全起義金田，洪仁玕會合未果，為清吏追緝，輾轉逃至新安縣之李朗，於一八五二年四月獲族人青年教徒洪新（Fung See）偕往香港巴色會韓山文牧師以求棲身。（註三）不久韓山文牧師離港入新安布吉傳教，洪仁玕在港無法謀生，乃潛回東莞牛眠埔在友人張彩庭處匿居，兼任塾師年餘。（註四）翌年夏間，韓山文牧師染病返港休養，洪仁玕復來投靠，受道韓牧門下，於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日在香港馬禮遜道倫敦會所為韓文山牧師施洗皈依基督教，（註五）隨後在港授書西牧，藉以糊口。一八五四年春，獲韓山文牧師資助二百元首途上海，擬入天京，（註六）因兩軍對峙路阻不通滯留上海，是年冬初乃回香港。迨至一八五八年六月得滬約翰牧師（Rev. John Chalmers）資助盤川再行北上，（註七）於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抵天京與洪秀全相會。是以得見洪仁玕之「避禍」，在港前後有五年之久，在上海則有半年之久，而兩地對洪仁玕之影響，實以香港較大。洪仁玕對西藝、西學、西政之認識，端賴其在港與西教士之交游。倘無在港與西教士之接觸，固難避禍棲身及獲資助北上，至於西知西學更無從學習吸收。故有關洪仁玕思想之形成及發展，實需探究其在港與西教士交游之關係。

## 二、福漢會之創立與洪仁玕接觸西教士之關係

在「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書所載，洪仁玕首次接觸之西教士，應屬一八四七年春在廣州與羅孝全牧師 (Rev. Issa Jacob Roberts) 之認識。按其在廣州傳道之中西教士，倫敦傳道會西教士有合信醫生 (Dr. Benjamin Hobson)；華教士有梁發、盧挺善、周勵堂。(註八) 美南浸信會西教士有羅孝全牧師、給臣牧師 (Rev. Samuel Comellium Clifton)、俾士牧師 (Rev. George Percy)、贊臣牧師 (Rev. Francis Cleveland Johnson)；華教士有楊慶。(註九) 美國長老會則有花蘭芷牧師 (Rev. John Booth French)。(註十) 其時廣州中西教士雖屬不多，洪秀全之信道本受梁發「勸世良言」之影響，而洪秀全與洪仁玕為赴廣州學道專訪羅孝全牧師，其關係之由來誠可考究。及後洪仁玕第二次接觸之西教士，應屬一八五二年在港所見之韓山文牧師。洪仁玕之接觸韓山文牧師，雖非羅孝全牧師之引介，惟是二人之宣教工作均與郭士立牧師 (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所創立之「福漢會」有密切之關係。由是推知，洪仁玕與西教士之接觸，「福漢會」信徒之居間誠不可忽視。

「福漢會」創始人為德國之郭士立牧師，郭牧師於一八二七年為荷蘭傳道會 (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遣往爪哇工作，因嚮往中國傳道，其後脫離荷蘭傳道會作個人自由傳教工作，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三年間嘗三遊中國沿海各省。一八三四年繼馬禮遜牧師 (Rev. Robert Morrison) 任英國商務監督之翻譯，隨英軍參與中英戰爭交涉之事務。一八四三年繼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任港督中文譯官，以迄一八五一年八月九日逝世。郭牧日間任職公務，夜間招招收生徒，傳授教理。一八四四年在港成立「福漢會」(Chinese Union)，「意欲漢人信道得福」，(註十一) 是以「華人承擔在中國之傳福工作」為宗旨，(註十二) 凡會員信道後即遣入內地傳道。「福漢會」成立後，深獲歐洲各傳道會捐款支助，會員日增，計一八四四年二十人；一八四五年八十人；一八四六

年一百七十九人；一八四七年三百人；一八四八年一千一百人；一八四九年有宣教師二百人。(註十三) 會員傳教工作遠達寶安、東莞、淡水、歸善、惠州、潮州、佛山、順德、南雄、博羅、海南島、廣西等地。(註十四) 羅孝全牧師之來華本受郭士立牧師之影響，於一八三七年抵澳門後乃助郭士立牧師工作(註十五)；「福漢會」之成立，羅孝全牧師嘗負職責；(註十六) 翌年雖為浸信會遣往廣州開展教務，惟仍受郭士立牧師之接濟，暗中為福漢會之聯絡人(註十七)。一八四七年春洪秀全與洪仁玕之赴廣州見羅孝全，兩人未被接納洗禮，實因福漢會在廣西之工作受阻所致。(註十八) 兩人之見羅孝全乃由周道行之介紹，而周道行乃屬福漢會之會員，(註十九) 足見福漢會會員早已深入鄉間工作，影響廣東客族地區至鉅。

郭士立牧師在港設立「福漢會」後，工作日漸擴展，郭牧師嘗致函德國巴勉傳道會 (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即今之禮賢會)；巴色傳道會 (Basle Missionary Society，即今之崇真會)；巴陵傳道會 (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即今之信義會) 請求遣派教士來華協助工作。一八四六年巴勉傳道會乃遣葉納清牧師 (Rev. Ferdinand Genahr) 柯士德牧師 (Rev. Heinrich Küster)；巴色會則遣韓山文牧師 (又稱韓山明牧師，Rev. Theodore Hamberg)、黎力基牧師 (Rev. Rudolph, Lechler) 等同船東來，於翌年三月十九日抵達香港，各牧師隨郭士立學習粵語、客語、潮語。四牧師來華本助「福漢會」工作，同年十一月郭牧師即派福漢會會員偕各西牧深入內地傳教。計分四路：

- 1 由蔡福偕柯士德入新會江門傳道。
- 2 由徐道生偕韓山文入新安傳道。
- 3 由王元深、李清標偕葉納清入東莞虎門傳道。
- 4 由潮人亞愛偕黎力基入汕頭鹽灶傳道。(註二十)

柯士德因染病疾返港，於同年十一月病逝。由是得見福漢會西教士之宣教區域實以廣府語區、客語區、潮語區為主要對象。則或一八四八年巴勉傳道會之羅存德牧師 (Rev. Wilhelm Lobscheid) 抵港後，亦由郭士立牧師

派黃道安、王元深、戴義三人偕羅牧師入新安大鵬傳道，此亦廣府語區。（註二十一）巴陵傳道會雖於一八五一年派那文牧師來港（Rev. Robert Neumann），亦嘗在香港鄰近海濱之鄉村傳道。（註二十二）三巴傳道會早期來華之教士皆聽憑郭士立之遣使，各教士傳教之地點亦屬郭士立之旨意。（註二十三）其後以「福漢會」之成員，「良莠不齊，扶同作弊」，及郭士立牧師有誇大之嫌，遂為歐洲在華之傳道會攻擊，巴勉會之葉納清；巴色會之韓山文及黎力基洞察其事，有意自歸本會工作。（註二十四）郭士立牧師為挽救福漢會之事業，乃於一八四九年回國，在歐洲各地宣傳，藉以平息謠傳。離港之後，福漢會工作則交韓山文牧師主持，（註二十五）自郭士立牧師於一八五一年返港，韓山文、黎力基、葉納清、羅存德各牧即脫離「福漢會」，直由各傳道會管理。同年八月九日郭士立病逝，「福漢會」事務轉由巴陵會那文牧師主理，由於那文牧師兼理巴陵育嬰堂工作，以及在華時日過短，故難承繼郭士立牧師之事業，其後那文牧師一八五五年返國不復東來，「福漢會」終告停頓。（註二十六）

巴色傳道會韓山文牧師來華，原為協助郭士立牧師推行福漢會事務，早期嘗在新安之沙頭角、布吉、李朗一帶專向客族傳教，韓山文實為中國客族宣教之開山祖。（註二十七）洪秀全乃花縣之客族，其起義多有福漢會會員之參與，所用聖經乃屬郭士立牧師之譯本，印有「福漢會」等字。（註二十八）洪秀全之摯友李正高早年從洪秀全學道，迨洪秀全起義，李正高未能會合北上，及後逃難抵港投靠韓山文牧師，一八五四年亦嘗隨洪仁玕赴上海，入天京未遂，重返香港，自始在巴色傳道會任傳道工作，其後授封牧師，為巴色會（崇真會）首位華牧。（註二十九）福漢會會員早入內地佈教，與客族關係至深，而韓山文為客族傳教開山祖，故洪仁玕避難李朗，其後得族人信徒偕來香港投靠韓山文，此實福漢會會員關係所致。太平天國之起義建國；洪仁玕避禍香港投靠韓山文，與香港「福漢會」之創立及會員之傳教事業，均有直接淵源。

### 三、洪仁玕在港與西教士之接觸

洪仁玕於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咸豐九年三月二十日）抵達天京

，立封福爵；同月二十九日擢升義爵加主將銜；五月三日授封「干王」。不久旨准頒行「資政新篇」，倡議改革。其於「法法類」有論紅毛邦（英吉利）、花旗邦（米利堅）、日耳曼邦、瑞邦、丁邦、羅邦、佛蘭西邦、土耳其邦、俄羅斯邦、波斯邦、埃及邦（麥西邦）、暹羅邦、日本邦之大略，所提「與弟相善」之外人則有：

- 1 紅毛邦（英吉利）：理雅各、湛孖士、米士威大人、俾士、合信、覺士、濱先生、慕維廉、艾約瑟、韋律等十人。
- 2 花旗邦（米利堅）：羅孝、卑治文、花蘭芷、高先生、晏先生、贊臣先生、寡先生等七人。

3 日耳曼邦：黎力居、韋牧司、葉納清、韓士伯等四人。

4 瑞邦（即瑞典）：韓山明一人。（註三十）

據此，洪仁玕所相善之外人，皆於一八五九年前所認識，除米士威（Thomas Taylor Meadows）任職英領事外，其餘二十一人均屬教會早期之西教士。其中以英國（紅毛邦）倫敦傳道會教士居多，此因洪仁玕曾任倫敦會傳教師之故。各西教士雖屬不同傳道會，而傳教活動則以香港、廣州、上海、寧波為中心。現按二十一西教士工作之區域列表如下（見下頁）：

洪仁玕由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九年抵達天京，其間相距十二年接觸之西教士，可因其活動分列不同時期：

第一時期：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二年四月，接觸教士地點以廣州為中心。

第二時期：一八五二年四月至一八五三年九月，接觸教士以香港、新安兩地為中心。

第三時期：一八五三年九月至一八五四年五月四日，接觸教士以香港為中心。

第四時期：一八五四年五月四日至一八五四年冬，接觸教士以上海為中心。

第五時期：一八五四年冬至一八五九年春，接觸教士以香港為中心。洪仁玕居港時間較長，所接觸之西教士除麥思都（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註三十一）慕維廉、濱先生、韋律、卑治文、高第丕、晏



馬太、封德明等於上海結識外，其餘多在港所接觸。蓋因一八五八年前滿清與英、美、法諸國尚未簽訂天津條約，教士均不能進入內地建立教堂，即或在廣州及新安工作之西教士，其活動仍以香港為中心，而倫敦傳道會教士之入各口岸傳教，亦必以香港為首站，香港實為其時西教士集散之所在。據以上所列五時期，洪仁玕在第一時期所接觸之西教士以浸信會為主，第二第三時期所接觸之西教士則以三巴傳道會之教士為主；而第四第五時期則以倫敦傳道會之教士為主。浸信會之西教士來自美國；三巴傳道會之西教士來自德國；倫敦傳道會來自英國，是以其認識之教士實得紅毛邦（英國）；花旗邦（美國）；日耳曼邦（德國）。因洪仁玕之居港，對其思想之影響，前期以巴色傳道會之西教士為重要；而後期則以倫敦傳道會之西教士為重要。

#### 四、西教士對洪仁玕之影響

洪仁玕為太平天國之中興名臣，其倡議之改革主張，更具先進開明之見解，其思想之發軔，乃源於與西教士之接觸。而影響洪仁玕畢生至巨者當推韓山文牧師及理雅各牧師。洪仁玕來港避難得韓山文之照顧，並為其施洗。洪仁玕因講述太平天國之緣起，韓山文牧師乃撰「太平天國起義記」(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為研究太平天國最早之文獻，其後洪仁玕之認識理雅各牧師亦屬韓山文牧師之介。(註三十二)洪仁玕之隨韓山文，所習者多屬基督教要理及聖經知識。一八五四年五月四日洪仁玕之離港，行前韓山文資助二百元，贈予三種新舊約聖經譯本、巴特氏之聖經歷史、葉納清之聖會大學、其他書籍、世界地圖、中國地圖、巴勒斯丁地圖、釘孔機、銅模機、字帶、望遠鏡、圓規、寒暑表、小刀等物。(註三十三)如此情誼誠非一般親友足以比擬，誰料此別，韓山文牧師於九日後患病疾逝世，年僅三十五。及後洪仁玕在「資政新篇」有謂：

惟瑞國有一韓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與弟相善，其人并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羨其為人焉。愛弟獨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縣地也。(註三十四)

理雅各牧師來華服務多年，其在港乃為倫敦傳道會之長牧，洪仁玕自滬返港，因麥都思之荐，乃獲理雅各牧師委任為倫敦傳道會之宣教師，專責教會傳道及授書湛約翰牧師。洪氏亦嘗走訪囚犯，服務病者，用力甚勤，深得理雅各牧師器重。(註三十五)藉工作之便，洪氏勤習西方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天文、曆法、機械等科學，知識尤為大進，此亦有賴理雅各牧師藏書之豐富及其慷慨之借用。(註三十六)

洪仁玕之在港生活，適逢開埠之初，英人大事經營，法院（又稱葛樓）、商館、銀行、碼頭、船塢、馬路等方正興建；教會所辦之學校、教堂、孤兒院、報館亦漸次設立，是以無論政府事業及教會事業均有助洪氏對西方事物之認識。其「資政新篇」所論之「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刑刑類」等四大端，全屬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行政改革、外交改革、立法改革、司法改革之經國實務，其思想觀念之由來，誠受西教士極大之影響。緣自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五八年間，各西教士先後在南洋馬六甲、星加坡、巴達維亞、香港、廣州、寧波、上海各地出版各類書刊，(註三十七)其中有世界地理、各國歷史、經濟貿易、時事新聞、天文曆數、衛生醫學、地方風物、機械新知等報導。作者有馬禮遜、郭士立、麥都思、理雅各、合信、慕維廉、艾約瑟、韋律，亦屬有聲於時之西教士。(註三十八)早期在華教會及教士對各類書刊多必虔藏，以備傳教之用。西教士著作及發行之書刊，流傳中國甚廣，洪仁玕在港任職倫敦傳道會之宣教師，對各類書刊必多閱覽。

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八年間，郭士立及麥都思所主編之「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早期在廣州出版，後改在星加坡出版，為介紹西知、西政早期之月刊，福漢會會員及三巴傳道會之教士實多參閱。一八三五年二月統紀傳有載：

大英國倉廩實，真可謂興隆之際。其公會理國之事放邪歸正，蠲租填實，當下生齒日繁，推民挪移亞墨利加兼新荷蘭藩屬，開墾土地，因疫氣之流行，人多一瞬間殞歿，人呼泣昊天，血淚盈襟，此災禍至今止矣！居民都赴神之堂，感激神之恩慈，省得瘟疫也。大英國人因事奉上帝教主耶穌，每七日有瞻禮拜，平素喪盡天良的人，犯

神天之律例，任意禮拜日之際，戀酒放恣，是以良民已經伏稟大英之公會，立法嚴禁褻瀆聖法度，及公會允之，自是觀之大英國之民敬畏至上帝，忠心拜之。當是之時，以耳蘭得民，屬大英國管轄，隔國數里，結黨刁抗，大英國之例甚嚴，終不寬貸，勒倍叛者歸降矣。向來西印度大英屬國，帶奴從亞非利加來，荊田、作白糖等貨，如今大英國內閣大學士下諭釋之。蓋辱國之體面，養奴婢皆耶穌之聖道理所禁，待同伴當牲畜也。

佛蘭西國數年之先，除位不義之帝君，設別王，惟先世子之后不悅，招民逐新王，歸舊政，幾月之間混亂後，忽捉住后也。亦瘟疫掃蕩佛蘭西國，人死不能算其數，自舊主之除以來，佛蘭西人自主個黨，大開言路，自操其權。

者耳馬尼國比大英與佛蘭西國更濶，列帝君治之，因居民戀自主的理，任言莫礙，帝君等甚發怒，會議論設誠自主之主意，撰書著文禁得自行奏事。

鄂羅斯國租調役課，與兵起軍，真使統歐邏巴懷疑，光景怎何。布路西亞與阿士氏拉國守平安，惟以大利國不甘心服阿士氏拉管轄，故政事不穩當。南亞墨利加列國已久驅逐西班牙國官員，自操其權，惟政體未尚定着。北亞墨利加兼列國，殷殷興隆。獨二邦與列國不相合。（註三十九）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均有論各國之時勢，故「資政新篇」之「法法類」所言諸邦多可參照。又「法法類」所提「禁酒及一切生熟黃煙鴉片」一則，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有載「戒酒之會」：

列西國君子齊心相合立戒酒之會。此沉湎飲酒為萬惡弊之源。蓋酒之為物能亂人心焉。賓主酬酢始以合歡，而俱入夢醉鄉，則一言不合至操刀而相向，或睚眦之怨，可冰釋，及酒酣耳熱，則一發難忍傷破，傷害且殞命。置身縲絏，家破人亡，甚或累及妻孥，禍延鄉黨。況且犯上帝之律例矣。既酒為害尤宜深戒之。數萬人已相合，致除此惡弊矣。若唐人效之，設戒鴉片之會，莫不美哉。鴉片流弊日甚，民窮才匱。無度生之法，會匪串同作弊矣，無惡不作，無弊不行，莫非

嚴哉。既日增月益貽言，莫若作速結戒鴉片焉，盡絕惡弊矣。（註四十一）

洪仁玕在港之年，值倫敦傳道會在港出版「遐邇貫珍」，（註四十一）一八五三年八月以迄一八五六年，每月初一發行。內文刊載時事新聞，醫學新知，美國之政治制度，英國之政治制度，香港政府年度收支，以及各國地理民情。其「序言」有謂：

中國雖有此俊秀蕃庶，其在昔盛時，教化隆美，久已超邁儕倫，何期倏忽至今，列邦間有蒸蒸日上之勢，而中國且將降於以從焉，是可歎已。我英國創始之祖，未備冠裳之時，中國已解用絲帛，古之亞墨利加國人，祇識泛海捕魚，剝木為舟，中國已有指南針，製造巨船，出海載運，惟今日不然，列邦日進月盛，而中國每降日下。……列邦紛興火船，遇風水俱逆，每一時可行八十餘里，而中國一無所有，亦無人解造，泰西各國，俱有火車，人貨並載，每一時可行三百六十餘里，而中國至速，僅屬乘騎，每時可馳二十餘里，其平常行旅，每時不過十餘里耳，泰西各國創造電器秘機，凡有所欲言，瞬息可達數千里；而中國從未聞此，其致此之由，總緣中國邇年，與列邦不通問，昔年列邦於中土，隨意遊騎，近年阻其來往；即偶有交接，每受中國人欺侮，惟准五港通商而已，彼此不相交，我有所得，不能指示見授，爾有所聞，無從剖智相傳，倘若此土恒如列邦，准與外國交道相通，則兩獲其益，列邦人原無意尋戰侵疆，因爭占所得，理難久享其利，不若貿易相安時可獲益無窮也，是中國愈見興隆，則列邦愈增豐裕，上帝創造斯世，各國咸界以境土，曾錫詔命，凡世上之人，皆為一家，其原始於一夫一婦所生，四海皆為兄弟，設有一家，而兄弟數人，各分居住，其一杜門孤處，日用所需，尤不肯有無相通，緩急相濟，是謂憂喜不相關，上帝所以詔令各國凡民相待均如同胞，倘遇我有缺，彼以有餘濟之，或遇彼有所乏，我以其盈酬之，彼此交相通融，彼此亦同受其益也。……中國除邸抄載上諭奏摺，僅得朝廷舉動大略外，尚無日報之類，惟泰西各國，如此帙者，恒為疊見，且價亦甚廉；雖寒素之家，亦可購閱，其內備載各種信息，商船之出入，要

人之往來，並各項著作篇章，設如此方，遇有要務所關，或奇信始現，頃刻而四方皆悉其詳，前此一二人所僅知者，今乃為衆人所矚目焉。中國苟能同此，豈不愉快，若此寸簡，可為中國人之惠，毫末助之，俾得以洞明真理，而增智術之益，斯為吾受無疆之貺也夫。（註四十二）

「遐邇貫珍」一八五四年正月之「補災救患普行良法」亦載：

余嘗縱觀天下，見患禍之數，恒隱伏於人間，自始生以至湮逝，其閱歷艱辛勞苦，何可勝言，資產無長保之勢，富貴倏變而困窮，疾厄致喪身之災，眷屬無依而孤苦……若能措處善法，俾救其厄而滅其災，豈非厚幸歟，現在英吉利、亞美利加等國，皆有一善法，以輕減此等災患，非由濟賑施與，乃建一保固之方，凡同人欲與保者，不論若干家，歲攤付銀，若干於為保固之主人，倘遇某家被災，保主即按數賠償，則災禍之臨非一人所肩，實衆人共任而分當之也，如此歲攤者，固蓄後來之益，而為保主者，亦獲應得之項以相酬，是為兩資裨利，中土曾無此法，茲為縷叙其詳俾同人共知其為善舉良式也……（註四十三）

洪仁玕去港任倫敦傳道會之宣教師，多必閱讀「遐邇貫珍」，而其在「資政新篇」所主張之中西關係及各項之改革，如保險制度之倡議等，應屬得自西教士所辦報刊之啟迪。

在港之馬禮遜紀念學校校長勃朗牧師（Rev. Samuel R. Brown）於一八四七年回國，嘗携學生黃勝、黃寬、容闈三人赴美入學，（註四十四）黃勝因病翌年返港，（註四十五）其後任職倫敦傳道會，負責「遐邇貫珍」出版總務工作。（註四十六）黃寬在美國中學畢業後即往英國蘇格蘭愛丁堡習醫，（註四十七）於一八五四年返港任職教會醫館。（註四十八）容闈於一八五四年畢業美國耶魯大學，亦嘗在港任事。（註四十九）三人為中國早期之留學生，同屬教會中人，三人返港後與洪仁玕均有接觸，於洪仁玕吸取新知當有啟導之幫助，而洪仁玕與三人之交往，西教士居間之功誠不可沒也。

## 五、結論

近代學者之言中國洋務運動，當推林則徐、魏源開其先河，其後則以王韜、容闈、鄭觀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何啟、胡禮垣、薛福成、郭嵩燾、馬建忠等人備受推崇；而洪仁玕之主張則少有提論，此實因洪仁玕為太平天國之天王，為皇朝正統視之為逆匪，故對其現代化之理論多被忽視。究諸史實，林則徐、魏源之論洋務本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此種觀念純屬西藝之學。至於晚清倡導洋務之知識份子，雖有「西藝」、「西知」、「西政」階段之演進，惟是已屬同治光緒兩朝之事，而洪仁玕於一八五九年提出之「資政新篇」多有「西藝」、「西知」、「西政」之主張，誠可謂晚清推行國家整體現代化之鼻祖。

洪仁玕採用西法謀求太平天國政治、經濟、外交、社會之改革，事屬太平天國中興變政之創舉。其所推行之「西藝」和「西政」，乃來自於其所接受之「西知」。早期林則徐、魏源之倡言洋務，乃得西教士間接之引介。（註五十）惟是洪仁玕在港直接與西教士之接觸，並獲西教士指導，致能擴展其對西方世界之認識，廣濶其思想領域，尋求國家現代化之實現。雖則其主張因國勢所限無法推行，而其思想亦足以反映時代之先知先覺精神。綜觀洪仁玕之一生，其能來港避禍，晉京任事，刊行資政新篇，實有賴其在港與西教士之交游，並蒙西教士之幫助與培植也。

### 註釋

- 註一：見鄧元忠著「美國人與太平天國」，第九十七至一一二頁。
- 註二：引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第二冊，第八四六頁。
- 註三：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Hong Kong Church*, p. 77.
- 註四：見張祝齡撰「太平天國王題壁大字之新發現」，載「逸經」第八期第十六頁。
- 註五：見同上註三第七十八頁。又，同上註四。
- 註六：見簡又文撰「太平天國雜記」，第二至三頁。又，哈喇著，王維

- 周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冊，第一六八至一六九頁。
- 註七：見同上註三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頁。
- 註八：王元深著「聖道東來考」，第八頁。
- 註九：見劉粵聲編輯「兩廣浸信會史略」，第二七三至二八〇頁。
- 註一〇：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p. 155-156.
- 註一一：見同上註八第十四至十五頁。按王元深為郭士立牧師在福漢會招收之信徒，其後受遣協助各西教士進入內地傳道。「福漢會」有稱之為「漢會」，見同上註十第五十五頁。
- 註一二：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 in China*, p. 157.
- 註一三：見同上註十二第二九七頁。
- 註一四：見同上註十二第二七二至一七四頁。
- 註一五：見同上註十二第一一二至一二二頁。
- 註一六：見同上註十二第一五八頁，一七一頁。
- 註一七：Prescot Clarke, *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 A Conside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ü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ng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Taiping Movement.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Far Eastern History, march 1973. p. 171-173.*
- 註一八：見同上註十七第一六八至一六九頁。
- 註一九：見同上註八第十一頁。按周道行其後於一八四八年亦轉福漢會偕羅存德牧師 (Rev. Wilhelm Lobscheid) 入東莞荷坳傳道。見同上註八第十八至十九頁。
- 註二〇：見同上註八第十五至十六頁。
- 註二一：見同上註八第十七頁。
- 註二二：見同上註八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頁。
- 註二三：三巴傳道會即巴勉傳道會 (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 今之禮賢會)；巴色傳道會 (Basle Missionary Society, 今之崇真會)；巴陵會 (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 今之信義會)。
- 註二四：見同上註八第十六頁。
- 註二五：見「巴色傳道會差遣黎韓二牧來吾客族地區傳道簡史」，載「崇真會百週年紀念特刊」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頁。
- 註二六：見同上註八第十六至十七頁。又，「巴陵會歷史」，載「神學誌特號中華基督教歷史乙編」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頁。
- 註二七：見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第七至九頁。
- 註二八：見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第九冊，第五頁。
- 註二九：見同上註三第七十五至八十三頁。又，見同上註二十七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頁。
- 註三〇：見洪仁玕所著「資政新篇」第八至九頁。載台灣華文書局印行，「太平官書」十種影印。
- 註三一：洪仁玕及李正高於一八五四年抵上海，旋獲麥都思牧師款接居於醫院宿舍，其後得與滬上之西教士交游。洪氏撰寫「資政新篇」之時，麥都思已於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病逝倫敦。見同上註三第八十頁；又，同上註二十六至二十七頁。
- 註三二：Helen Edit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p. 91.
- 註三三：見同上註三第七十九至八十頁。
- 註三四：見同上註三十。
- 註三五：見同上註三第八十二頁。
- 註三六：S. Y. Te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p. 151-152.
- 註三七：Ros 11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p. 16-36.
- 註三八：見李志剛撰「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第一八五至一九八頁。
- 註三九：引「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道光乙未年正月第十六頁「新聞之撮要」。
- 註四〇：引「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丁酉年二月第十四頁「戒酒之會」。
- 註四一：「遐邇寶珍」月刊，一八五三年由奚禮爾 (Batten Hillier) 任主筆；一八五五年改由理雅各主筆。參見同上註三十七第三十五頁。又，張玉法撰「近代中國書報錄」(一八一—一九一三)

，載「新聞學研究」第七集第三〇一頁。

款編」。

註四二：引「遐邇貫珍」一八五三年八月朔日第一號第一至三頁「序言」。

註四七：見同上註四十四第三十二頁。

註四三：引「遐邇貫珍」一八五四年正月朔日第壹號第一至三頁「補災救

註四八：見同上註三第八十二頁。

患普行良法」。

註四九：見同上註四十四第一〇八至一一八頁。容氏於一八五九年十一月

註四四：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8-19.

十八日入天京曾見洪仁玕，獻議改革七事。

註四五：見同上註四十四第三十一頁。

註五〇：見李志剛撰「西教士與洋務運動緣起之關係」，載「世界華學季

刊」第五卷第二期，第一至十四頁。

書名：**劍橋語絲**（岫廬文庫）（66年7月出版）

作者：**金耀基** 定價：**四五元**

劍橋這個七百年古老的大學城，在鐘聲、小橋、垂柳、方庭、冷月之外，更有無數霧樣的傳奇和巨靈的音貌與足影。從中古到現代，她始終保有了那份孤冷的風姿。本書是作者與劍橋晤對中所流露出的一些語絲。在片片語絲中，作者勾勒了有形的劍橋之外的劍橋，捕捉了變動的劍橋之外的那份永恒。在靜靜的尋覓中，作者在斜陽鐘聲中走入劍橋歷史的迴廊，寫下他的所見、所思。

書名：**宋代中央政治制度**

作者：**楊樹藩** 定價：**六三元**

我國歷代帝王，均享有君權至尊，皇帝大權甚少受限制。獨宋代有一上尊號制度，當皇帝在位之際，由群臣依其主政之實際績效設定尊詞，倘一旦政況衰落，群臣則重新奏上尊號，寓貶意於其中，此項辦法甚妙，名為上尊號，實寓對皇帝考核，表面不傷君主尊嚴，但使其心中自我警惕，宛轉實用，故本館推介之。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